

## 湘江头条

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金家河村，在车辆不能通行的损毁路段，常德消防救援人员下车，徒步进村。我跟着他们一起下了车。

雨一直在下，雾气很重。  
“祝福平安！平安带回群众，你们也要平安返回！”我向他们致意。

“平安！”队员们与我告别。  
我拿出手机，记录他们渐渐融入雨雾中的红色身影。

雨水，泪水，模糊了我的双眼。  
我蹲下身，突然发现小路边开着一朵朵淡紫色的小花。它们长着细长的羽翼，如同一只只小鸟，在风雨里起舞。

我好奇地查它的名字——飞燕草。它代表着勇敢、坚强、正义。

在我眼前，一朵朵小花仿佛化为一一只只燕子，在枝头飞舞。

燕子，你勇敢地飞吧！  
衔着平安，再飞回来。

## 一

5月17日7时至5月20日8时，石门县普降大暴雨，其中壶瓶山镇、南北镇、所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。平均降水181.9毫米，最大为石门县壶瓶山镇399.1毫米，超石门县历史极值。

5月18日清早，我便收到一条视频——壶瓶山山洪暴发。

朋友留言：“这是壶瓶山当地拍摄的一些洪水情况，有史以来壶瓶山遭遇的最强洪水。”

视频中，壶瓶山镇的泰和合红茶博物馆前的一条大路，一片汪洋，完全看不到路基，滚滚的洪涛继续向前，洪涛过处一栋栋平房被淹，露着黑色的瓦片屋顶。

我忍不住惊叹：“天啊！我昨天看见气象预警，但是没有想到会这样严重！”

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石门县有23个乡镇受灾，尤其严重的是南北镇的金家河村。

金家河村，平均海拔1200米，被人誉为“云端里的村子”。2016年10月，金家河村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忠富走进村子，82岁的覃事法走了6个小时的山路，找到他：“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就要一条路，你能帮我们吗？”

修路的两年时间里，张忠富穿破了5双胶靴，带着村民们硬是用钢钎和铁锤，一锤一锤在峭壁间凿出一条长19公里的简易公路。2018年春节前夕，这条挂在悬崖峭壁间的公路终于通路，人们给它取名“天路”。

金家河村，成为常德市最后一个通公路的自然村。

通路当天，张忠富和村民们帮忙，一起将覃事法的残疾儿子覃业岩抬到路边。这是覃业岩第一次看见村里有了一条通往山外的路！

金家河村脱贫后，76名村民按下鲜艳的鲜红手印，联名写信挽留张忠富。

他留了下来。  
这条“天路”，是用钢钎、铁锤和76个红手印凿出来的！可山洪暴发，“天路”断了。电力断了，通信断了。金家河村成为了一座悬在大山上的孤岛。

得知“天路”被毁，我不敢拨通张忠富的电话。想了很久，我发了一条短信给他：“看见那条路的情况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您，想到您那时的艰辛……”

5月20日清早，我从常德出发，直奔石门。车越往大山深处行进，我的心越沉重。

大山裸露着伤疤——一些路被冲毁，一些桥梁被冲断，粗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，沉重的载重汽车被掀翻在地，一些吊桥被冲断，连吊桥两边的大石墩也被冲走……

车经过黄虎港大桥。那是我们前往壶瓶山的必经大桥。

同行的朋友点开手机里的照片：“如果你昨天来，可能会害怕，因为水已经漫过了黄虎港大桥。”那天，他们在漫水的桥面上缓慢行驶，生怕车辆被突来的浪冲走。

我站在黄虎港大桥上，望着桥下的浊浪。我清楚地记得每年暑假我去壶瓶山都必经此桥，瀑水与桥面有50米左右的落差。

难以想象，这么高的落差，是在哪几个瞬间被洪水与泥浆猛烈填满？那时的山洪，是怎样一种摧枯拉朽、如同狂狮般的力量，冲过来？

一转头，我看见一行字——壶瓶山儿女向八方支援的同胞致敬。

我心头一热。  
踏着夜色，我来到壶瓶山供电所。那里是抗灾保电指挥部。

壶瓶山供电所负责壶瓶山镇、南北镇、东山峰管理区三个乡镇的供电。壶瓶山镇与南北镇受灾严重。

夜幕中，供电所内一片忙碌。返回的抢修人员在梳理工作进展，后勤保障组在仓库里仔细核对电缆、发动机等抢修物资。

人能通行的地方，电力抢修人员就抬着几百公斤重的发电机进村；人不能通行的地方，他们就调来无人机，载着300公斤重的设备飞越悬崖。

4台大载重无人机，将158台发电机送达受灾的村庄。

5月20日晚10时许，石门所有受灾村庄恢复临时供电！

采访结束后，我们夜宿石门磨市镇。磨市镇，躲过了这场山洪。

飞燕草（报告文学）  
——石门暴雨“孤岛村”防汛救灾纪实

徐虹雨



5月21日，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，受困村民搭乘应急救援直升机，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李璇 摄

## 二

5月21日清早，我们赶往山洪受灾最严重的村之一——金家河村。

山路坎坷弯曲，仿佛九曲十八弯。沿途，救援车辆、物资运输车辆，与我们的车同向前行。

部分路段受损，车行速度放缓。我望着车窗外，看山洪留下的伤痕。看云雾缭绕的山脊。天灾的创伤，与自然的景致，在同一个画框里。

几年前，我曾进入金家河村。一条挂在山壁间的“天路”，带着我进村。四面都是大山，小小的村寨仿佛是被捧在掌心。天与地的色块，是通透的蓝，是葱茏的绿。那时，我看路旁修建的茶厂，看零星点缀着的农舍隐藏在苍翠之间，还曾感叹：“云端里的村子。”

一路上，深入金家河村蜈蚣岭、红耀片区的救援同志，发回一些现场的画面——紧贴山壁的身影，浑身泥浆的救援人，激流上的独木桥……

金家河村村部设有临时指挥部。指挥部内，两面墙壁上张贴着金家河村地图。地图上，几个村组，像一株株茶树，散种在群山间。54平方公里的村域，分布着一座座海拔超1200米的大山，这一座座大山成为了救援的最难屏障。

“山体不断地在滑坡，我们时常听到‘轰轰’的巨响。”



消防救援人员护送村民通过泥石流地带。李隆 摄（湖南图片库）

金家河村，一场自救也在紧张进行中。

5月17日下午，南北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刘欣给几个村支书打电话：“今晚有大雨，提醒大家避险。”

雨下了一夜，山洪暴发。

5月18日清早，刘欣与南北镇人民武装部部长潘强一起，从镇上赶往金家河村。多处道路损毁，路上的泥浆最深的地方漫过了腰。

吃了一碗村民煮的面，刘欣、潘强和村干部田昌烟，继续往山里走。在救援队进村前，他们成功转移了5名被困村民。

5月19日晚，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抵达金家河村。“我熟悉路况！”刘欣带着救援队，前往更偏远的红耀片区。

用绳索攀附，用砍刀开路，3公里的山路，他们足足走了8个小时，直到凌晨3点多，终于

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大队队长熊卫芳参与了5月20日凌晨4点多徒步走进金家河村的救援。

救援人员洪九龙是驾驶员。5月20日凌晨，他们紧急集结。88名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往金家河村。

这是洪九龙开过的最难的一条救援路。山路高远，不少道路损毁，一些桥梁中断。沿途，还不时有山体滑坡。他只得不断地调整路线，从东山峰一带绕道前往金家河村。

“我们组有7名党员，请求作为第一组，奔赴最危险区域开展搜救！”有着23年党龄、战勤保障大队队长熊卫芳主动请战。

不漏一人，搜救失联人员，转移被困群众。这是他们接到的任务指令。

当地人当向导，带领着救援队进村。救援队员们背负着15公斤的救援背包，背包里装着绳索套装、强光灯以及食物储备等。

山路塌方，淤泥堆积，救援队员们艰难向前推进。

遇激流拦道，他们便就近找来大树搭在岩石上，搭建独木桥，手脚并用，从独木桥上挪移过河。

他们原以为受灾地方被水淹，多处需要游泳过河，穿的是水域救援服。走进金家河村，他们才发现，救援路上，覆盖着厚厚的淤泥，深的地方有一米左右。

以前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河沟，成了一汪激流。他们用树木搭桥，并利用抛投器，在独木桥上架设安全绳索。人骑在独木桥上，安全钩一头挂在身上，一头挂在安全绳索上，一点一点向前挪移。

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艰难前行，历经4个小时跋涉，救援组在柞桑坪找到第一批被困村民。11人中，有老人、小孩。村民张贤友年纪最大，有92岁。

他们找来电源，为村民们的手机充电。“你们赶紧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！”

救援队担心老人撤离不便，将他们集中在一起，请求直升机前来支援。村民们则坚持要跟着救援队员们一起徒步转移。

救援队调整分工，每人负责照顾一名村民：“放心，我们一定将大家平安带出去！”

救援队员官昌维蹲下身，要去背张贤友，老人婉拒：“不要背，你们救人辛苦了。我身体硬朗得很，自己能翻一座山算一座山。”他拄着一根竹竿拐杖，坚持自己走。

遇见难以通行的路段，救援队员们就近

## 三

于抵达红耀片区。他挨家挨户做工作，组织大伙转移。他对村民们说：“我在这里最后走！”

石门县瑜远中学高二学生舒桂高，家住蜈蚣岭，与红耀片区隔着一座山——侯家岭。他正值学校放假回家，突遇山洪。父亲舒照即便喊上他一起去附近大坝看水情。

父子俩来到大坝边，发现河水猛涨。很快，水便漫过了公路，湍急的地方，人站立不稳。他们家附近还有十多户村民。父子俩紧急连夜敲门：“涨水了，不要睡太死！”其中一户住着两位老人，耳朵背，舒桂高使劲敲门，直到将他们唤醒。

60多岁的村民王新春夫妇被困家中，身边还有一个两岁的孙子。见到前来救援的舒桂高，王新春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担心发生地质灾害，5月20日中午，父子俩做好准备，带着村民转移。舒桂高和村里另

找来树枝，在泥浆里铺出一条路。遇见陡峭处，他们就让村民踩着他们的背、肩、腿，托举着村民向前挪移。

下山时，道路泥泞打滑，担心老人摔伤，救援队员们便以自己的身体为路，让老人踩着下陡坡。

转移路上，不时传来滑坡塌方的轰响声。“注意周边，确保安全！”熊卫芳提醒。

夜色加浓，周围漆黑一片，山中不时传来滑坡声，还有夜鸟一声声的长鸣。救援队员们打开头灯，照亮村民转移的路。

牵着小孩，扶着老人。晚上9点多，他们终于来到接应地点——洪九龙和其他6名队员带着面包、水，负责接应。大家简单补充能量后，继续前进。

深夜11点多，他们终于将11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！

在金家河村村部，我见到了顾正熊、洪九龙等救援队员。

顾正熊对我说：“动用一切力量，哪怕用自己的身体，也要给老百姓搭建生命通道。”

洪九龙说：“选择这个职业，我很有一种荣誉感。每一次救援都有这种感觉。”这种荣誉感，他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也感受到了。劳动节过后，他休假回家，去学校接女儿。女儿高兴地书包里拿出一枚奖章——用蓝色的卡纸手工折成的奖章，中间用黄色的彩笔写着“五一劳动勋章”。

他们登上救援车，再次一头扎进金家河村。

我们的车跟着消防救援车，往村里的深处走。车辆缓缓行驶。路面有山体滑坡带下来的树枝、淤泥。有的地方，还滚落着大块山石。挖掘机等设备正在清除路障。

车在山间慢慢爬行。车轮有些打滑。我靠窗而坐，手紧紧抓着车内把手。紧张。害怕。行经一些复杂路面，司机小心翼翼地看窗外，似乎在判断道路的宽窄，车轮会不会太靠路的边缘。

我的手心，渗出汗水来。20多分钟的车程，仿佛十分漫长。我们终于下车。后面的路，靠步行。

“昨天那条路，我们走过。熟悉。”队员邓红波对我说。

他们向我辨别，慢慢远去，融入青山间。他们头顶，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侦查无人机升空，持续进行热成像侦查和喊话搜救。驰援而来的救援直升机，轰轰作响，扎入大山更深处……

外一名年轻人邹享鑫拖来树木搭成临时桥梁，过河接应对岸被困的老人、小孩。

转移路上，他们沿河涉险。悬崖陡峭湿滑，担心老人摔伤，舒桂高下到水里，寻找到一个稍微稳定的位置站好，右腿架在岩壁上，让老人们踩着他们的腿和肩缓行。

他浸泡在水里的左腿疼得抽筋。以前打篮球时，他的左腿曾受过伤。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河水、泥浆里，腿伤复发。廖奶奶不忍心踩过去：“伢儿，我踩过去，你疼啊。”舒桂高连连摇头：“廖奶奶，我不疼。”

5月20日，是学校复课的日子。舒桂高没有返回学校。他给老师请假：“家里受灾了，暂时不回学校。”

班主任张凯伟提醒他注意安全，并暖心地：“我们等你平安返校！”



飞燕草。

作者供图

## 四

5月22日，我们再次前往金家河村。车在大雾中艰难地走了整整五个小时才抵达。一到村部，浓雾裹挟着大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我的心又是一沉——担心大雨会引发大的山体滑坡，担心村民的转移路更加艰险。

大雨与山雾交织，直升机无法正常起降，暂时停止救援。消防救援队员们徒步进村。

我和他们来到一条长长的斜坡处。这几天，他们都是通过这条斜坡深入大山。

那条泥泞的斜坡，昨天我曾走过一段距离。路十分陡峭泥泞。原来的路基已经损毁，两台挖掘机在茶山上挖出一条长长的斜坡来。

“你负责护送这名女同志下山。”一名年轻的救援队员来到我身边。

“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！”我拒绝了。哪怕我很想走一趟那条艰难的、用脚步踏出来的生命通道。

“你们去转移群众，我不能成为你们的负担！”我站在斜坡处，为他们送行，看着他们一点一点融进浓雾中。

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大声说：“等大家平安回来！”

刘欣和村干部还在红耀片区。舒桂高父子还在蜈蚣岭。他们都说，要做最后撤离的那一批。

在红耀片区，大家做了一顿热乎乎的早餐，准备转移。舒照普清点人数。

中午12点，雨终于停了。一架架直升机飞进大山。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乘坐直升机转移。

舒桂高被安排乘坐直升机转移。他拒绝了：“村里还有那么多老人没有转移出去，应该把位置让给他们。”

村民覃事兵也在转移的队伍里。他家的地势高，住了20多名受灾的乡亲。“我肯定要最后走，大家都出来了我才放心。”

临走时，刘欣又查看了一遍附近所有的房子，确保所有人都转移，他才出发。转移路上，他每走一段，便清点人数，确保无一人掉队。

先开挖掘机挖出来的一条通道，又在22日凌晨出现的山体滑坡中中断。队伍在泥泞中艰难前行。

下午3点55分，最后一批受困群众完成转移。走在队伍最后面的，是刘欣。至此，金家河村的113名受困群众，全部平安转移！

我抬头，太阳真的出来了！我激动地冲进阳光里。明亮的大太阳，照得我睁不开眼。

我们夜宿南北镇的黑头岩村——与金家河村仅一山之隔。山，挡住了洪水。黑头岩村，有不少茶山。茶园从山坡一路斜斜地铺下来，最低的地方，就在我的脚边。

入住的农户家门口，堆了木柴。其中一根爬满了木耳。有木，有耳。我想，它在听——听山那边传来的平安消息。

夜晚，弯月，繁星，蛙鸣，虫唱。黑头岩村沐浴在夜色里，慢慢睡去……

我依然极度疲惫，依然难以入眠。心灵与眼睛，都在漆黑的夜里醒着。

## 五

5月26日，常德。

窗外，一阵阵雷声，透过薄薄的雨雾，轻轻敲打我的窗。似乎也在提醒，我回来了。回到安澜处。回到平静时。

这几天，我的心，依然难以宁静。在石门抗灾一线的一个星期里，疲惫，失眠。在石门的这一幕幕，便以黑色的夜为银屏，在无眠的夜里放映。

这场山洪，让我看见了大山也脆弱，不堪一击。更让我看见了人，是怎样在断裂处重新站立如山。

我联系舒桂高：“你回学校了吗？”

“5月27日回来的。我是班上最后一个返校的学生。”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轻松了很多，“又回归到正常的学生生活了，很开心。”

班主任张凯伟在教室里准备了欢迎他平安返校的横幅——洪灾面前勇担当，英姿飒爽绽光芒。当他走进教室时，同学们都欢呼起来，有的冲过来拥抱他。

舒桂高弯腰致谢：“非常感谢大家，让你们担心了。”下午，他与同学们来到操场，畅快地打了一场篮球。

晚自习时，张凯伟让他就在教师办公室里好好睡一觉：“你落下的课，我们会帮你补上。哪里不懂，你就问我们。”

我问他，回到学校后最想做什么。他笑了：“好好补个觉。已经实现了。晚自习时，我在班主任的办公室睡的，很踏实。”言语中，透露着少年的单纯与快乐。

他发给我一篇作文，字迹工整。那是他送给自己18岁的礼物：“我就要迎来18岁。成年不仅是年龄的增长，更是使命的传承。我愿把这场风雨当作成人礼。带着少年的赤诚与勇敢奔赴军营。我渴望穿上迷彩戎装，褪去稚气，淬炼筋骨，将个人青春融入家国山河……”

我将飞燕草的照片发给他：“这是金家河村的小花，它代表着勇敢、坚强、正义。”

他，还有更多的他们，都像一朵飞燕草……